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同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蔡虛齋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趙註云：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不賢則不能者勉，愚謂不特此耳。凡評人之賢則不賢者有所激，評人之不賢則夫賢者亦有所警，無非教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之十一 先進

近譬堂藏板

胡胡氏多謂某篇某人弟子所記之辭，愚意此皆臆度之私，不可盡信。朱子集之，亦有疑備考云耳。蓋胡氏因不盡聖人之言，或有弟子自言以立教者，並載於其中，故云然其實聖人之言非躬親耳受，而且好學深思者安能記之。如此其神且妙也。然則諸弟子即有自為立教之言，亦弟子共聞以共記之耳。其間稱字者，其常例也；或稱子，或稱名者，其變例也。大約其書雜記於門人之手，而序次篇章亦必成於一人，但今不可考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論類 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蓋如今盡用紫羅青蓋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

精義 伊川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世之人自謂得

未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二

近譬堂

藏板

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又曰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晚輩先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人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尹曰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蓋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耳

同 蔡虛齋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爲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着猶言云謂之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漸進上之意故云進○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呂晚村曰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

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妥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論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為妙欲思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弊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者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陸稼書曰文勝不指變禮易樂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盡美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無一些浮偽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玷八佾雍徹之類敢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即猶是禮樂而周旋芻蕘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音固未嘗朴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音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其始不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為之矣其始不過一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虞只得勉強從之識不破者胸中先有俗腸目中固於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

按禮樂只有一箇先王所制其大綱原不能挪動分毫文質得宜變而為文過其質只在文為上如禮有冠婚喪祭者其大綱也雖後進亦必依據先王所制而行但升降進退玉帛文采却增了許多如樂有行於朝廷郊廟與房中者其大綱也雖後進亦必依據先王所制而行但聲音之曲折綴兆之衰娜亦必增了許多試要好看看試要好聽便是後進之病兩於字只平平作尋常用禮樂說至僭妄禮樂一輩人不在此例○先進固不指文武周公制作之人後進亦非僅士大夫有位之人也但時解謂夫子初生以前

皆先進半生以後皆後進亦不盡然夫子生於襄昭之初終於定哀之世豈襄昭時尚文質得中而定哀以後乃文過其實乎聖人既曰從先進則聖人所謂先進豈苟且而已必從盛世之先進至中無弊之禮樂蓋世風日下其流必以漸甚周末文勝末字所該正廣

補按不但禮樂是現成底並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都是現成底只野人君子之論出自時人耳時人也後進一輩人中而又效尤後進故程子下在今觀之四字○不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文縟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而且謂之有學問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四

近譬堂藏板

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又曰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窟疎底人○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疆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實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遂流而狗

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

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未文弊已不足為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勝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蔡虛齋曰：或曰如用之夫子是謂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也。然則此所謂禮樂專指宗廟朝廷之禮樂乎？而夫子所謂吾從周者，又何所指乎？且夫子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代以爲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呂晚村曰：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来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遵王猶次義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五

近譬堂藏板

先進而已。是就現成所用之禮樂說，非前此未用而此後乃用亦非前此未從而此後乃從也。○註云：蓋欲損過以就中也。非夫子未損過以就中而方欲其如此。蓋夫子之從先進，已是從其文質得中，此欲字言欲天下之用禮樂者皆損過以就中耳。

禎按：饒雙峯謂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此謂在當時，就尚文者言之，則以爲崇質耳。若聖人並無欲天下崇質之意，只有一中而已。○此章禮樂只就處言，若敬和爲禮樂之本，却未說及。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語類 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

顏子而下十人并日其所長云耳。
蔡虛齋曰：重在上句，孔子豈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亦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按：聖人固是念陳蔡而及從我之人，因念從我而有不及門之慨。然聖人却注意有從我不及門上，不注意在陳蔡之厄上。蒙引謂孔子豈以不在門為憾，亦以其相從於陳蔡間，反重上句，却成倒說。師弟追隨之樂，得之於患難，而不能得之於平居，是聖人最抱歎處。玩其感慨全在一皆字，不及門已可慨，而皆聖人之思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日其所長分為四

未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六 近譬堂 藏板

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乘筆學為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

語類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備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譚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俾事無廉耻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致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疎皆是子游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七

近譬堂 藏板

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熒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旣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平景定之禮以顏會思孟爲四侑前次議者陋以顏路會曾伯魚竝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亭先聖而南而於堂以顏會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簋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會曾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衡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

領有小條目。小條曰。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于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職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職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修身。從本領上。做將來。○雲峯胡氏曰。德行卽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卽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稟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蔡虛齋曰。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間者也。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

林次崖曰。德行無所不該。君子不器是也。言語政事文學。乃其中事。小註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愚謂若魯人爲長。祿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則閔子未嘗不善言也。又如子賤以君子見稱於聖人。是有德者。其治中。卒有三善。民不忍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八

近譬堂藏板

何嘗無政事。以此知德行所占地步還大。**按**須知聖人之愚。只是思其人。非預分德行。言證政事。文學。在胸中記者。却是因記其人。遂列爲四科。見其所長。又如此。故註云。而并目其所長。非專爲所長而記也。至教人各因其材。亦是餘意推論。故曰。於此可見。○德行。是將此理得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事者也。雖同謂之德行。亦不無大小之殊。故朱子謂亦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未可謂顏閔之德行。與伯牛仲弓同。是一般也。聖門雖重德行。然此兵各表所長。亦不必謂德行可兼。言語政事文學。亦不必謂長於德行。者。其有德行長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其有言語政事文學也。蓋諸子亦或有兼長而此則舉其最優者以爲言耳。朱子旣謂自就逐事上看。又謂德行是全體。按時解謂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一以見聖門之多材。一以見聖人之因材施教。一以見成之猶未至。愚意三層皆在章外。弟子之記。分列四科。見十人之皆不及。門人已自難忘。而十人之賢。又各表

表如此而聖人又安能忘之乎此似是正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論語舊會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九

近譬堂藏板

若子夏之起子則亦不能無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悞皆無所不說之驗○呂晚村曰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替嘆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說及渙然水釋怡然理顯而已俗子欲刻劃脫字說來便有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境界非顏子分量也

大全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蔡虛齋曰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說上小註分貼大謬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辭○林次崖曰自聖人言但曰無所不悅默識心通是後人解其意在聖人決不如此說

擬語氣當云。回也竟不是助我者也。回於吾言無所不悅而已。如此方是於憾之中。而寓深喜之實。若一斷住非助我句。再拆出無所不悅來。則分明成兩截矣。○無所不悅。卽是終日不違境界。但無所不該者甚廣。學者胸中。正不得逆料。聖人曾作何語。卽在聖人此時。亦不得一一追憶其曾作何語也。只人有悅有不悅。而回無所不悅。人或有所不悅。而後有所悅。而回自無所不悅耳。○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實在境地。非助我句却是夫子。增出來。然只說於吾言無所不悅。如何見其辭之若憾。惟骨上非助我一句。而無所不說。皆非助我。若有憾矣。有憾而曰。若曰其辭。則是就語句外面看矣。深喜而曰。乃曰其實。則是就語句之里面看矣。次崖謂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是後人解其意。聖人決不如此說者。非是。稼書謂只當補在言外。亦未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十

近譬堂藏板

矣。非其實。深喜之。而何集註。顏子於聖人之言。貼於吾言三字也。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則無所不悅。四字也。合之又只成箇非助我者耳。胡氏解無所不說。極佳。而以上句貼有憾。下句貼深喜。未審語氣。虛齋將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混安在非助無不悅上。亦未知朱子之意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

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敬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

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註者之誤曰然獨取胡氏之說何也曰諸說善矣而於文義皆有未協者惟胡氏爲可通耳

精義呂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自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其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蔡虛齋曰吳氏謂夫子之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註者之誤然考胡氏謂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以其賢出羣弟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弟子莫賢於回夫子所稱亦莫盛於回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一以字稱閔子雖賢未及顏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采子不特解此一節者以其無關於大義耶○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矣父母兄弟舉一家人而言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實云云耳胡氏註最得夫子本意○呂晚村曰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其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

蔡虛齋曰一說夫主意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今閔子之行不但爲父母兄弟所愛而亦外人所愛故外人愛之之言無以異於父母兄弟之言此其所以

獨爲能事親也。然集註意不取此，亦可備一說。蓋言不必專主孝友，而孝友之稱亦不必出自家人。况父不稱子善，今集註引胡氏說，乃以內言爲據，而又以外言爲重，畧有未能釋然者。○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以外爲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

按胡註人皆信之，原從父母昆弟稱其孝友句來。總之積中乃能著外，由近乃能符遠，故人謂閔子雖於得父母昆弟之言而易於得人言者，不但說壞父母昆弟亦總不是孝中道理。又有謂必待他人之言爲定論者，亦不知所以無間之理也。○人但恐孝友之實未必積於中耳，到得積於中，自然著於外，然亦必到著於外而後見積中之盛。故夫子以其不問者言之。○論孝道做工夫，只在家庭日用之際，至誠惻怛着力，體行固非欲得父母昆弟之言而後孝，卽父母昆弟亦非有心稱之乃孝友之實，自然感動而稱之也。到得浸淫之久，人亦洽然稱之，而無異詞不問二字。正夫子深形閔子孝之充積著見處，並不重父母昆弟之言，又何嘗重人言也。虛齋疑父不稱子善之說，拘泥甚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主

近譬堂藏板

補按虛齋謂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外爲外人，此說亦非。彼蓋以中爲存於內者言，外兼家與外人言，殊不知孝友之實，原非無事爲無形影，而但存於心者，則所謂積於中，卽在家庭事父母友兄弟，上見故卽父母昆弟感化而稱其孝友，亦只是積字上事，積久則著，而人亦不問之耳。故必到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方算著於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

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詩題 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

同 大。全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哉。○蔡虛齋曰：此章當與第五篇那有道不廢章參看。只是一箇南容南容亦只是一箇賢夫子亦只是一箇取其賢雖所記不同，然不容有異旨。故朱子亦參彼章來解，孰謂那有道不廢意輕哉。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又孔子曰：那有道危言危行，那無道危行言遜。此道理儘大，南容三復白圭而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蓋惟人不能謹言，是以國有道不足以與國無道不足以容，而不足以托其子女矣。**辨** 那有道章冠以子謂二字，正夫子之所取，而以兄子妻之者，記者又取此而記之。蓋推不廢免刑之本，由於加意於謹言，故註下所以不廢所以免刑二所以字。○觀家語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可見容不但謹於言，亦謹於行矣。故范註補之，然非誦白圭之詩而靠此以致謹於言也。惟平比深有意於謹言，故三復白圭，且此即為之難言之得無詡乎之意如此，則謹行意即在謹言之中，不煩另補似為得之。

禎 按蓋云：蓋深有意於謹言，深有意三字要細看。此中存多少戒慎恐懼在全。○神精神亦不徒在誦白圭之詩，謹言見之謹言之全。○神精神亦不徒在誦白圭之詩而於誦白圭之詩見之耳。然深有意三字亦只是從三復二字體會出來。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或問 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士對以降於國君者乎

同 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蔡虛齋曰夫子之答之視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雅

齒

近譬堂藏板

復說然記者獨記此章於下數章之前亦以見夫子之深哀顏子而好學者難得之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辨 按顏路請子以為之椁則自己之無財可知矣不但請子以為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矣固是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下文夫子以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役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語類問顏淵死。孔子旣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一先達

五

近譬堂
藏板

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

精義尹曰。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鯉之才。固不可以並顏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顏路之視淵也。若鯉之死。有棺而無椁。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餘也。雖舊館人之喪。有爲脫驂者矣。○**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地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梓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請聞禮。未爲不本。視子淵。財木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梓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梓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爲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異蔡虛齋曰。才不才。各言其子也。此兩字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無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木。雖

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可

辨按此見顏路愛子之情。而夫子裁之以義處。各言其子見路之視淵無異己之視鯉。有棺無棺不徒行。以為棺。二是正答。見但當得禮之宜。不必過於從厚之意。從大夫何又是推說。非單以不可徒行而不與之也。蓋聖人處事。惟義是視。當如何。便如何。使淵當有棺。則車雖不可與。亦必有所以處之矣。惟合下不必從厚。而命車又不可。鬻故聖人推一步。與他看。○胡氏註。君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句。是正論。精義使其有餘。舊館人之喪。有為脫驂者矣。微隔一層。然亦見淵之家。果有餘財。為之棺。亦未為非義。故語類亦謂有錢亦須與之。無害。雖而極之父之葬。子又且無財。畢竟以不過。厚為宜耳。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去

近譬堂藏板

精義尹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子。良可悲矣。○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辨**按聖人之身。與道為一者也。道有傳。則聖人雖喪而猶不喪也。道無傳。則聖人雖未喪而若天之喪之也。悼道無傳四字。要細看。與下章但深慟顏子而展師弟之情者。自不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同蔡虛齋曰。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按慟既曰哀過則似不中節矣然哀當到三五分已到六七分早是過了若哀當到十分滿即滿了十分亦不為過也夫子師弟之情非與顏子獨厚此慟字中也有悼道無傳意在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按此是猛聽從者子慟矣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為慟句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七

近譬堂藏板

按於回而慟則又施當其可雖過而亦中節若賢者則反矜持而有不及之情矣此聖人之所以動中深意不重論聖人性情之正上天則也○此章亦只重聖人慟回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同大全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蔡虛齋曰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不但只是葬理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

按註下不循理三字最盡安分處便是循理貧就

薄葬回厚爲不得視猶子則猶非也。○門人既係之顏淵之下便知是淵之門人厚葬自該始終說不獨爲之擲而已。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論語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子之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爲柳觀之。疑顏路聽之也。**辨** 擬非顏路聽之。則門人雖欲厚葬亦將以義而自止。故集註推言之。如此非故入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太

近譬堂藏板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精義 尹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葬鯉之得宜也。

同 大全新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爲柳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曉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率于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閒而已。○蔡虛齋曰：始而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則若有

自尤之意。繼而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如歸其責於門人。此乃深責門人也。蓋門人徒知厚。其師之爲厚。而不知不以禮處其師之爲薄也。○自此一章書須以會于易。簣事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受人以德。意猶未也。

辨按虛齋看此章書。最盡以曾子易簣事來對參。尤妙。蓋生願死安。皆要無纖毫之遺憾。今顏子之死而厚葬。其使之有遺憾者多矣。生而安貧樂道。素位而行也。死而衣衾棺槨。葬埋之具。無財而爲有。財其不安於地下者一也。人子逮事父母。以送終爲大。故臨深履薄。戰戰兢兢。以保其身。以事父母。雖淵之死。由於天命不測。然無以送父母之終。已有憾矣。而反受父母過愛之情。厚葬之禮。其不安於地下者二也。學聖人之道。便身任聖人之傳。乃先聖人而死。使聖人有喪子之悲。亦有憾矣。而乃受門人厚葬之禮。其不安於地下者三也。惟循分從薄。庶可安顏子。今獨不然。聖人所以深惜而重毒之也。○不僅曰二三子。而曰夫二三子。一夫字。正指淵說。與首句同也。○字相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充

近譬堂藏板

對其爲淵之門人尤無疑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

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
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論語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事君親
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
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
而無愧。○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
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
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
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
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幾。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
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一盡得這生理。
逢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
吾寧也。是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
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
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子

近譬堂藏板

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
更有形象。尚留於真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
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
神道理。論語少論。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
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會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
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
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
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爲已死之物。但
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
事之。則誦矣。○或問李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
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散時也是
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
說。又只是恁地。○問伊川謂生死人鬼一而二。二
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
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知覺運動陽之爲也。氣之濁者爲質，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于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警堂藏板

之意。○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了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

精義 呂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鬼無異。事生死爲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

同 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個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南軒

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爲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亦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

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識等。○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于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或晝夜之道，卽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

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呂晚村曰：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有他處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知死竟。○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墨未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蔡虛齋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今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則又焉能事鬼，未能原始而知生，則又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自是蘊而不露，引而不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賤等程註所以另置圈外。○事人外却更無事鬼道理。知生外却更無知死道理。然今欲混而為一，謂能事鬼便已能事人，既知死便已能知生，却不得此以知學者用功，必當循序也。○生即為人，死即為鬼，亦非有二也。但人鬼而曰事，便是以克盡其心言生死。而曰知，便是以窮究其理言也。○學會問程子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而朱子謂氣則二，理則一，何也。曰：同一氣也。生是氣之伸，死是氣之屈，人是氣之聚，鬼是氣之散。故曰一而二也。然生死雖不同，只是理之自為終始。人鬼雖不同，只是理之貫徹幽明。故曰二而一也。

禮按註云：皆切問也。豈切問而夫子竟不告之。况幽明始終，初無二理，則事人即所以事鬼，知生即所以知死。夫子正以其問之切，故告之亦切也。其所謂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者，以事鬼道理，只從事人做去。知死道理，只從知生知去。方其事，人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矣。此所以為無二理也。○子路問事鬼神，夫

子以事人告之，甚發明誠敬之理，正是事人事鬼神兩事字，閔切之實處。朱公遷看做兩樣鬼神，非是虛齋。怕觸犯正位，亦

鍾明季之陋。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或問：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靜者。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

謂類問：閔子問，閔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子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子。○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

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閔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一先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一先達

三

近譬堂藏板

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

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

閔子則又全不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

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楊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

同大全：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蔡虛齋曰：閔閔也，行行也，侃侃也，其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有疑必問，有

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此皆一時之英才也。故夫子樂之。樂之者，得英才而教育之也，使得謹厚循

默之徒，則未必能振拔有為，難冀其成就矣。故夫子有樂於此四者。○林次崖曰：閔閔剛氣不露，和氣外

見也。語錄作和悅而靜，靜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

時用不得諍字。

樂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林次崖曰：自閔子侍側，至子樂，皆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然閔子行行侃侃氣象在外，記者見之固也。子樂是聖人心中事，何以見之。且聖人樂得英才而教育，亦不專在這一時。依愚見，樂字還是曰字，或者之云，未必非是。

發按三子皆是剛直氣象，但閔子之剛較深沉，有涵蓄。冉有子貢，則剛直發露處，已有圭角。子路則發露剛氣太盡，無一毫和順矣。本文只就氣象上說，殊書兼容貌詞令，似覺添設。朱子謂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亦是以閔子行行侃侃之氣象推而言之。見其如此，非謂必言時乃有此氣象也。與鄉黨章貼言說之，語閔侃侃自不同。語類以閔為和悅，而諍諍只是剛氣。自在非諍有所諫諍也。即必問必吐，亦與諍論微別。○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便見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十四

近譬堂 藏板

人欲有所成就，語類無遮覆含糊之意，是就四子剛直氣象上說，非聖人專以此而樂之也。○禎按閔子行行侃侃氣象固在外，即子樂亦必有怡怡愉愉氣象，異於平日之溫而厲威而不猛者。故記者以子樂記之，乃次崖謂樂是聖人心事，何以見之。失其旨矣。至平日亦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但此時四子之氣象雖微有不同，而剛直皆可以任道安得，不樂必以樂字為曰字之誤，殊可不必。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語類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

○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贖之始。出公豈可仕也。問若仕於孔。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懼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子况孔懼亦自是不。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孔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子路死。孔懼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懼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子路為人。兪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懼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懼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懼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重

近譬堂藏板

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于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懼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之而不獲。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為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而由之。傷勇故也。故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故孔子於其死也。若喪子然。其哀傷之也。至矣。○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兵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質。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蔡虛齋曰。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存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庶乎其不至死於非。

命也。豈願其言之中哉。○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間間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

按行行是剛氣發露太過以其剛氣之足以有為。故聖人樂之以其發之太過而不足於中和。故聖人

以不得其死戒之初無妨礙而饒氏欲以樂字為曰。字何也。樂得其才而教育而不得其死。即所以裁成

子路而教育之上下不是兩截意。○尹註有不得其死之理。下一理字最細。聖人但以理斷之而非決言

其事也。然則子路能變化其氣質而有所以處死亦。可於此理字。泰破矣。他日問士教之以切切。德德怡怡如也。便是行行如對症之藥。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按**魯人字合畜有為之主其議者矣。若但修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一先進 美 近譬堂藏板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

不如仍舊貫之善。同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

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蔡虛齋曰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

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

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按註引王說。但以改作為勞民傷財。而於南軒崇

利聚斂之意。全不之及。細思果有深意。蓋改作之為功必大。為費必多。只是勞民傷財。不如仍舊。若謂改為之心。原為崇利聚斂起見。吾恐四分公室之後入。

長府之貨財不及舊時四分之一卽行稅歛其數不
多何消擴大其規模也卽時解有謂魯人之爲乃三
家主議者亦恐未然蓋三家只知有私室而不知有
公家無故改作他做甚故只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就
當下說最妙

諷按人只知閔子婉辭以諷魯而所以婉詞之妙誰
能道出總由貪說魯事之非與魯不當改
作之故遂將如之何何必五字抹倒耳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同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卽
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
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
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
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毛

近譬堂藏板

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
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
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咸能言之夫子所
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
節所謂有德之言也○陸稼書曰言必有中還是指
平日魯事在言外見爲是

辨按閔子問閔氣象上三句中都有饒氏以仍舊貫

如之何爲和悅何必改作爲諍一時氣象劈分兩樣

非諍何必改作固確乎不可易而亦不傷於激烈也

何嘗不相悅至謂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
當理乃喜其言之發而中節吾不知常理之外又有

何中節此皆發明朱子而失之者也○夫人不言不
是說他平日總不言今日之言却有中也只如說他

不言時已言則必有中耳正指仍舊不必改作之言
府之不當爲

已在言下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禮。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紉。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蔡。虛。齋。曰。剛。勇。中。和。皆。分。體。用。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之。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其。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天

近譬堂藏板

論語 程子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釋奚爲何最盡。蓋但以其與已不同而進之。其深鄙而外之。之。籟。子。路。氣。質。剛。勇。但。不。足。於。中。和。耳。化。其。剛。勇。之。過。則。雖。至。於。中。和。不。難。矣。此。與。不。得。其。死。然。音。誓。而。戒。之。同。那。文。之。以。禮。樂。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等。項。都。是。一。樣。教。法。一。樣。心。腸。○。夫。子。雖。卑。就。瑟。說。然。却。不。是。要。由。和。其。瑟。音。而。已。這。便。是。要。他。和。其。性。情。便。是。要。他。入。室。之。意。故。未。指。出。他。底。造。請。來。而。以。入。室。一。點。之。固。是。職。門。人。亦。所。以。進。子。路。也。○。虛。齋。謂。剛。勇。中。和。皆。分。體。用。蓋。剛。是。勇。之。體。勇。是。剛。之。發。中。是。存。於。內。者。無。不。中。和。是。發。於。外。者。無。不。和。註。云。氣。質。剛。勇。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可。知。聲。音。已。兼。性。情。體。用。而。見。之。矣。
禱 按。此。必。因。由。鼓。瑟。而。聖。人。就。一。事。以。裁。成。之。如。此。非。憑。空。特。提。出。由。之。瑟。來。論。也。由。本。剛。勇。本。不。足。於。中。和。纔。鼓。瑟。便。見。於。瑟。若。言。時。便。也。見。於。言。若。行。時。便。也。見。於。行。爲。字。重。看。爲。禱。者。瑟。而。所。以。爲。禱。非。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開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克彞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 藏板

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祭虛齋曰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誠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何如曰如仁如義微得成就先假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而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己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淘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簡子路故即此一端亦以見其樂云須看集註特字○林次崖曰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却似抑之也○呂晚村曰固聲音而知

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
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請始終為學非
為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按升堂未入室。自是就子路生平造詣而言。非單
指瑟說也。然即鼓瑟上。亦可見虛齋發明最妙。此所
謂即一事而全體皆在也。門人因笑為於丘之門。句
疑夫子擲之門牆之外。故不敬子路。夫子却以升堂
入室與門字相帶說。已造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入精微之奧。下一已字。特字重在升堂上。狹門人之
不可忽之。耶語氣當云。只欠這一層工夫。非謂尚
欠這一層工夫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聖堂藏板

誤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胡
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
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
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

謂問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
口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
張便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
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
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
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
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
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
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
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却似有不及
之意。然會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
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
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

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

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裏欠了些子○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矣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

同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蔡虛齋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此兩句說二子之為人如此故於道為過中與不及乎中也無上文二句便解不出看兩故字○呂晚村曰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子夏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此說夫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含含糊糊不知過不及簡恁

同揆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供兼體用說既是才高意廣若能反之真誠平實則善矣而又好為苟難既是篤信謹守若能擴充其識見規模則善矣而又規模狹隘所以一過一不及然惟才高意廣自必好為苟難惟篤信謹守自必規模狹隘皆各附偏處成就下去其中亦存學問在然却是資質做了主故朱子謂合下資質是這模樣蓋學問原以變化氣質令隨着偏了去則學非其學矣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同揆夫子既有過不及之論而子貢猶有師愈之問非不知師之過非過於商商之不及非不及於師但就過不及論畢竟以過之才分為優耶然亦只是就他才分審一番看夫子如何判斷如夫子既以伯夷

叔齊為賢人却又有怨乎一問退進一層正是子貢善疑善問方拆畏出一節至當不易底中道來非以己之資質近於師而真箇以師為愈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其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蔡虛齋曰註中賢智愚不肖字非指二子槩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何也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子夏之規模狹隘不其近之乎不肖者不及行子夏終未免見小利而欲速之病其資質固未為賢智也非賢智便在此一科了○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埋所難者○呂晚村曰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隨問隨禽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為至意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况并教子貢又實中之實矣○大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

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

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然此正承師愈而言見過之猶夫不及而非愈夫不

及不可將過不及平分而將猶字放下觀註賢智之

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句則已足合此說矣蓋

首節以就賢為問而夫子各指其病痛處自是平分

論之不及而未嘗愈也正當從過說到不及不可平

分矣○聖人語氣渾淪首節因他問孰賢夫子只平

平答他未嘗靠過一邊說下因其愈師雖靠過一邊

說見其猶夫不及亦未嘗有窮極流弊之意時解每

不就當下說而推後來說未免鑿意太過且謂近道

則過者先之則宜乎子貢之以師為愈矣愚意過者

先之如夫子之先取狂而次取狷之意但此處却是

夫子據他兩人現成造請而言如以稱稱物絲毫不

爽若果過者先近乎道夫子又豈得故抑其詞耶○

天地間資質不是過便是不及纔過便屬賢知一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纔不及便屬愚不肖一邊只看中庸一書不於賢知

愚不肖之外更言一等資質則可見矣陳新安謂非

指子夏為愚不肖亦同互子夏之詞其實亦自無妨

蒙引發之最是

頑按抑太過引不及本文尚未有此意蓋只可言師

之何以過乎中商之何以不及乎中而不必言過不

及之當裁之以中只可言道之如何以中為至而師

之所以過乎中猶夫商之所以不及乎中亦不可言

師商如何裁其過不及而皆可以至夫中也一以餘

意纔入正意反夾雜矣言外補出為是○尹註過與

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就當下說見共有

一箇中是天然恰好處纔差毫釐便繆千里過也是

差不及也是差纔差即不是中即不是道矣乃慶源

輔氏謂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而不

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相去不啻

千里夫師商從事聖門聖人全是抑過引不及使之

歸於中道師商亦要反其過不及而歸於中道無

如本來氣質一時不能盡化耳安有愈趨愈遠之理

發明未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語

近譬堂藏板

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任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任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謂顏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任於季氏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種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

他所謂如此又振不出一向從其惡又曰冉求路頭
錯處只在急於任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
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匹
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
意

同蔡虛齋曰冉有之在聖門大抵名論亦平故凡諸
弟子記者皆字之而于此乃曰求也又曰冉求曰非
不悅子之道可見其不爲人所尊重蓋亦以得罪聖
門處多○附益猶增也加于其上謂之附

是惟正之供底聖人亦未責他○呂晚村曰冉有政
事之材長于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
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卻足聚斂附益也聚斂附

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
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勸懲之故上而先提季
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
罪也故冉有之異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蓋

近譬堂

氏說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季氏
取魯之財始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曰富於周公便
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冉有若非聚斂附
益記者如何鑿然下此四字觀孟子謂無能改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則可見矣故朱子謂此不論貧富
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有害此必有非所取
而取者曰非所取則在季氏分外可知乃晚村謂季
氏不富冉有未到此重罪豈不富而聚斂附益竟所
當然乎又謂冉有之罪從呆老實做官得來然則今
之攘奪其君刻剝其民者皆老實做官者矣
禘按四分公室季氏已取其二則攘奪其君是季氏
現成規模非求爲之卒而更爲之攘奪其君也抑刻
剝其民亦是季氏向來事所以富於周公之由想冉
求於此中更行巧法所以謂之聚斂看下文註惡其
黨惡而害民單言害民不更跟攘奪其君句可見註
下急賦稅以益其富一急字極用意便是冉求作用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回大全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美

近譬堂藏板

之由于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于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凌遲而不自知也。○蔡虛齋曰。聲其罪謂宣其罪於眾。使人共知之。古人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亦此意。○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智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

黑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于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

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

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籜矣。若欲犯法。則

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

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

之法。以自富。其心有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

之。冉有自正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

之。冉有自正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

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
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
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爲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
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爲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
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任季氏之初。
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按前節註，但下意賦稅一急字，而語類但謂必有
非所取而取，未嘗單指用田賦一事而言，且用田賦
是魯一國事，與冉有之聚斂無干。冉有爲之聚斂而
附益之，又是他自逞才藝之巧處。○心術不明，以任
爲急，入字已爲范氏斷定。惟心術不明，故雖至聚斂
而亦不自知，惟以任爲急，故既從季氏見其所以爲
不能拔出也。推其原，又皆因資質柔弱之故。○
顧按非吾徒也二句，只是深警冉求無警季氏意，以
本章爲之聚斂附益是冉求事，無關季氏事也，以不添設爲佳。

○柴也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 藏板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
人矣。

○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

愚。○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如此。如
不徑，不竇，只說平安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
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而
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遠意如此。只守不
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
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
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
便如會子之易簣，曰：易簣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
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正

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

同蔡虛齋曰柴也病於愚參也病於魯師也病於僻由也病於嘍夫子以是告之非訐人之短也蓋欲使於敏僻者使進於誠實嘍者使濟以文各矯偏以就中耳○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

異林次崖曰愚是知識上欠凡事少變通即其不徑

不實處可見註知不足而厚有餘是解羔柴之愚如此者解他人決不然

辨按愚便有箇渾厚底意思魯便有箇專一底意思

辟也有箇矜莊濶大底意思彥也有箇勇往直前底

意思所謂有其病者即有其德也但此章却不重說

他德處只重就四子之偏病而論之使之知所變化

也○因下引家語所紀子羔足不履影數事皆在厚

一邊故朱子遂以厚有餘兼釋之然學問合下是知

要緊只為知不足則纔下手做工夫便有所遮蔽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藏板

這道不見那邊最為害事縱是謹厚也難處置得事
理所以子路使他為宰聖人便謂賊夫人之子也聖
人此言只要他益其明知則厚中有差等有斟酌而
無執滯不通之患
補救聖人之意雖重在知不足上然知不足而厚有
餘自是愚字正疏非單為子羔添設也蒙引存疑俱
未是如侗而不愿以侗自必當愿侗豈不是知不足
愿豈不是厚有餘但中庸愚不肯之愚豈對知說不
必增出厚
有餘耳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語類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上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精義

伊用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簣之際。非幾於聖人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堯

通譬堂藏板

所優為也。易簣之際。心即理。理即心。聲為律。身為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禮

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也。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

與

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

也

○秦虛齋曰。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晉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

時

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

是

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

而

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

辨

按時解謂愚以行言。魯以知言者。大謬。愚惟知不足以及之。故每有過厚之弊。魯則作事亦是遲鈍。非

弟知識不聰明也。俱以資質之見於知行者言。○以魯得之。是他不肯放過。有以變化其魯者。聰明人只畧畧見得便休了。由後來看曾子。反得力在魯田。初頭看曾子。畢竟吃虧在魯。莫謂魯與愚。辟彥不是一

般病痛也。程子曰：「魯得之而曰：『竟以魯得之。』」
與思辟彥同。一病而朱子謂却是上好底病，何也？
非謂病為好，但就病中較論，則此病尚是好底病耳。
如思便昏昧，開悟不得，魯非昏昧亦還開悟得。只見
得緩一步，漸漸愈，換愈明，此好於愚之病也。辟習於
容止，內少誠實，夫誠實是學問根本，最為要緊。此處
缺少，為惡則易為善，則難。魯便誠實根本，最為要緊。
不待壅培，所學必確，此好於辟之病也。嗚雖粗俗，亦
自勇為，然粗則不細密，不肯一步推著做工夫，俗
則鄙俚，又少委曲，詳盡處，魯惟遲鈍，比人後，好於
何敢粗疎，直致必，要想到行，得到方，可此好於
之病也。究竟能反其病，則愚者好學，以明其理而厚
有餘者，渾然全德，自規，模若事，必歸誠實中
者，感儀容止外面，本有規，模若事，必歸誠實中
間填滿去，則不既高，廣而所為，又踏實地，其所成，就
不小矣。嗚者，坦白無邪，曲，又從容退遜，一步所謂達
做去，只事事詳審研究一番，從容退遜，一步所謂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罕

近譬堂藏板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千張務外留意於容儀。」○蔡虛

辨齊曰：「師也終是要做好看。」
習於容止，只要好看，便是務外。即夫子所謂令色鮮

矣。仁者安有兩樣便僻？但他人便僻是要取悅於人，
在語媚一邊。子張便僻是學聖人威儀在衿莊一過，

然纔在外面做工夫，內面已少誠實。此箇病痛却深，
神按君子不重則不威。朱子謂學者須先從外面有
形像底扶豎起來，則容止亦不可少。但聖人所謂重

威是謹嚴有規矩，恐其輕揚浮躁，便有誠實意思在

子張習於威儀。是於情節。貌以自尊。大便少誠實意。思在

由也啗

啗粗俗也。傳稱啗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啗則氣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僭而擴充也。○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愚者智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學

近譬堂藏板

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于中耳。○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啗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貴之三子。已爭些。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

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

按啗只訓粗俗。凡所言所行舉動之間。皆是下謂俗論也。是借証。○柴參資質也。未為近道。愚最是起手處。難入。魯正須一步推一步前進。皆須要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師由雖過中。此章却就欠缺處說。一少誠實。一少精細也。於過中無涉。馮厚齋說未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請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顏子屢空說作空無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

附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賈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問是類復耳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聖

近譬堂藏板

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

附大全潛室陳氏曰單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

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蔡虛齋曰回也其庶乎言

其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

近道不同○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

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

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劣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者

聖蔡虛齋曰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

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屢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故字好看

辨按註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只重言顏子之賢不以貧窶動其心不是說動心求富便不屢空蒙引反說便不是如其說是天下求富之人皆可以拗命矣○既近道豈有不能安貧之理是其

須看屢字。見其中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大。全。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四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知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蔡虛齋曰。貨殖貨財生殖也。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與屢空正相反。非謂殖那貨也。殖聚也。○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殖是不知安貧不受命。是不知樂道。殆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器

近賢堂

億中對庶乎。愚謂此章上下原不相對。同之不可及。處只在近道。此句自當提起。但人惟欲念添着。一分則理念減却。一分理念精進。一分則欲念澹去。一分則惟近道。所以屢空而不辭朱子。因有實美能安貧。而不謂之近道者。故用又字一折。其實安貧亦是近道。中事賜貨殖便是不能安貧。原其貨殖直是不受天命。其不受天命只是不知道之可樂也。故註以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總貼上句。以上一句可以對其庶乎。屢空二句也。才識之明。又以言其可取。自是另說。仇洽在謂貨殖只言其富。求富不可直說。總是把不受命句畧過耳。豈知賜不受命。究何曾能拘命來。能成其為不樂道之賜耳。時解又有以不受命貨殖對庶乎。而以屢中對屢空者。亦未是也。更有云。同分造道之識。半用貨殖。便不屢空者。真謂富可求來。豈非識見。卑汗之極。○下節只重不受命。而貨殖上屢中句帶說不重。故註用然其一轉。今不認子貢本領之。差在於上句。而但謂聖人以屢中引他失其旨矣。○學會問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似是聖人取。

他處而輔氏謂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臆度又似貶他何也曰才識之明是他本來天資非窮理樂天之功聖人取他處謂有此才識之明不用之於料事而思之於窮理能窮理則自能樂天能樂天則安貧有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異

近譬堂 藏板

忘義如後人豐財者之放利而行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語類

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全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揆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亦依本子更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

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闢室。橫渠之解極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簡。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下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仲這裏不能說。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問大有曲。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仲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異

藏板

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此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屍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是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美成一場紛亂。秦文景詐多慈祥。爭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會。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都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

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

無學問之功也○呂晚村曰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地不足從也○陸稼書曰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於不踐迹然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脉不拘形着迹此是看不踐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矣最謬晚村謂如此是入於至惡何善之有快甚

學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商榷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不有諸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蔡虛齋曰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矣替聖人說語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于張問善人之道○呂晚村曰不入室卽在不踐迹上見不踐正是不入處○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學

近譬堂藏板

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備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論按自呂晚村有不踐卽是不入之解於是時人皆謂二句是合併說非不踐迹是他好處不入室是他不好處也然愚玩朱子之說皆以不踐迹說他質美赤便替他未學亦不入於室方是說他未學若如近人以踐迹當了學只不踐迹便是不學矣總是錯將踐迹當好極字眼看了故以入室必踐迹而不踐迹竟成善人病痛耳愚觀程子云如云循塗守轍朱子云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夫循塗守轍硬按遠元本子不於其中研究其道理當然處如何特學之至粗者耳豈足以盡學亦豈能便至入室而晚村乃云踐迹卽入室耶朱子云要學方入聖人之室須知遠學不但是踐迹了蓋善人既不循塗守轍

造正是他質美處不必更回頭循塗守轍起來以善
人之美質不學則已學則必易於入室此所以貴有
美質也如常人說則善人必去其自不為惡者而後
可耶須知他人無善人之美質則必先踐迹而後徐
至於入室善人既有此美質則不必更踐迹而但當
篤學深造以竟至於入室

頑按本文云善人既不如如此亦不如此兩而夾出善
人身分故註云質美而未學者也中用而字作一轉
便有學則易於入室之意亦有學則竟能入室而不
更用踐迹之意但本章但就善人現在品第言由學
以入室言
在言外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吳

近譬堂 藏板

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

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大全文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

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

實○雙峰饒氏曰論篤亦可謂之色莊蓋色字所該

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蔡虛齋曰論篤是

與大全文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

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僞為於外者言

亦色所在一顰一笑皆色也○林次崖曰論篤只是

言註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家引曰大凡

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實底

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

輕浮也

按只是與便是與其為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
僞為君子以與人之與之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
意注色莊蓋惟論篤是與恐為色莊者所欺也觀註

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一句自見○論篤便該有貌

在內言論篤實必有篤實底模樣非言指論字貌指
色字也大全自誤卽色莊非該言論非但指貌也
前按要看是與一是字只論篤便與所以恐有色莊
之僞非論篤中必無君子也○是與既是與其爲君
子則兩者字作人字看非指論篤也莊卽篤色莊卽
論篤語氣當云以論篤而卽與其爲君子吾不知果
君子人乎抑
僅色莊人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冕

近譬堂
藏板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
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
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
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
之患也

同大全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
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

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呂晚村曰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為教學只有進又曲為轉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季

近譬堂藏板

求也退由也兼人向上
疏按退與兼人自就兩人短處說不必兼兩人長處說但他人說要進便至壯往一說要退必至委靡惟求之退故可進惟由之兼人故可退兩故字須是精定說。○兩人俱問聞斯行諸則聞斯行自是進學者所常奉為當然者也夫子告求聞斯行之是常法告由有父兄在却不是常法即學者於行亦畢竟退者多兼人者少則退者當進亦是常法只兼人者當退却不是常法耳此意於兩問蓋上見得似可兼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請不赴關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論語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淵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論語**問使孔子遇害。顏淵死之否。伊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曰。親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至

近譬堂藏板

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于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曰。親在不

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而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也。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如使士以親不在。而爲人報讐。甚非理也。

同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爲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于孔子。雖曰未達。一聞至此。等語。殆相爲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不輕于死爲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聞。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

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蔡虛齋曰：謝氏曰：敢非不致之致，乃果敢之敢。此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顏子意謂夫子若不幸而遇難，回便當擲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回可以無死，又安敢輕擲一死哉？看來只是不致之致，設回當時遠捐其生，則為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故曰子在回何敢死。○林次崖曰：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道以夫子為存，在天既愛道，獨不愛夫子乎？回以夫子為死，生夫子而生，回其敢以死乎？見得聖賢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死為重。

謝氏曰：敢非不致之致，乃果敢之致。○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在回而不在子淵矣。蓋回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
按此章只重師弟子處患難之義，故註引胡氏之說。見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蓋當下須問箇於理是不是，於心安不安。若臨難時轉計道吾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至

近譬堂藏板

父在。又計及道。吾須繼道統。遲回顧慮。都是為利害所動。不知當下已有不。是不安處。在○先儒都就實落處發明了。愚意聖賢素患難。自有行乎患難之道。如微服過宋。絃歌以解匡人之圍。這都是聖人免於患難之道。蓋桓雖暴虐，必欲殺孔子者，也。非微服則不能免匡人之過，欲殺陽虎而誤圍孔子者，也。故只絃歌而自解矣。只看夫子說桓雖其如子何，匡人其如子何，則知聖人既有天命之可信，而亦有善解患難之經綸。則聖人可自信，其不死者，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而豈不能必聖人之不死耶？既能必聖人之不死，而又不豈有犯匡人之鋒而慄死者耶？但偶然相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顏子，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亦喜其來也。是情事急中驚喜語。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不然何為而必來何為而不致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敢一發之。○順按：鄭氏說謂匡人所欲殺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生死得自為之。然則夫子之生死果不得

自爲之耶
迂拙甚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論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由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猶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候天子之命乃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堊

近譬堂藏板

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爲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爲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

堊大全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爲敬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堊按季氏固是不當仕若纔仕季氏便爲叛臣則夫子豈有聽由求從叛之理須知季氏此時雖招權聚財其事尚在可救若二子盡職匡正亦無害其爲仕故朱子謂聖人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子然是問由求品請不是問大臣德量可謂句緊貼由求說故夫子以魯由與求折之然後正言所謂大臣耳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蔡虛齋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此是輕二子非固輕二子也抑季然也

此語全是抑季然聲口如武伯問子路冉求之仁聖人畢竟平心和氣以可使治賦為宰告之茲所以輕二子而抑季然者以二子現為家臣而不當問其可謂大臣也即不必有篡弑之心而後問家臣之可為大臣然出言無忌亦足以見其驕傲而犯上也或謂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亦無其人甫發一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意必于先之理不知可謂大臣子然已先說出來了聖人安得不抑之不然朱子所謂抑者却抑他箇甚麼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一先達藏板近譬堂

人不指非常之事語氣當云子問大臣吾意子必舉一箇德業聞望非尋常所可及之人來問何乃舉一箇由求來問也故下接言所謂大臣如此豈由求所可當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而去

大全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蔡虛齋曰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矣○呂晚村曰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何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

異林次崖曰不可不是說君不從是以道事君而不從則不可仕也不可則止必行己之志也己之志在於行道道既不行決不肯苟仕而必去是必行己之志也○呂晚村曰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即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通身在不可則止一句上着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由求具臣正寫無此一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頓與聞聖人之道故試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披以道事君是進必以道不可則止是退必以義二句固屬對說但以道二字該得濶不可則止亦是

以道中事晚村謂着力在不可則止上愚謂止着力在道中事固必有行己志不洽則去者然未必其事君處皆以道也若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不止之理故知本領都在道字○必欲陳善而非善則不陳必欲閉邪而有邪則必塞皆是不從君欲處夫不從君欲則已有不可之機而我必不肯從則已守則止之義到得不可則止其必欲行己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至

近譬堂藏板

志者摠欲全此事君之道也
禎按大臣固不必定居其位但德量相稱便可當之然以道事君二句是就現在當其職位說竟以以字合窮達說不得○既曰不可則是我以道事君而不從亦即是君不從矣
存疑分兩樣多事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大全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

○按具臣謂備臣數而勉齋因謂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愚謂由求才能未至與他人一般而聖人論人亦無故輕之而沒其所長之理蓋具臣雖備臣數而可謂語氣言其可以當得一臣之數所謂做得一官解得一職也但由求合下不當任季氏是大臣本領已不濟及其事之也又不能隨事匡正以不從其

欲是少了。以道事君。一句既有不合。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全己志。是少了。不可則止。一句故當不得大臣也。若其有大臣本領。則雖不居其位。而道自在。夫子雖輕之以抑子然。但二子分量只如此。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按子然已見得。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為不從其欲者也。今但可謂具臣。則止循分辦職。無所匡救。故以從之為問。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堯

近譬堂藏板

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

胡氏張敬夫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亂臣賊

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矣。未處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弑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賢與。

論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堯

近譬堂藏板

堯楊曰：由求為季氏宰，故季子然以由求為問，意其為大臣，可與共成事功也。季氏旅於太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謂其臣矣。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然季氏至僭用天子之禮，則其篡逆之心已兆矣。故對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於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曠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于由公，未為之是，求於伐顓臾，惟知為

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
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按若說自弑父與君之下事事皆從便是循了二
子故楊氏謂其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蓋二子於
道之當然處能辨其大端而不能辨其細微則折之
分故有時明得則不從有時見得尚無妨便苟從之
若平常事一切從之則已是卑諂沒氣骨底人雖有
弑逆大故安在其能不從也亦不從自自是決絕語
○學會問其弑逆不從如何楊氏謂進此一等便為
大臣曰由道之大綱更精細一步知祿之以天下弗
顧與一介不取與只是一般則
以道事君事事皆不從其欲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按子路如何能使子羔為費宰以費季氏邑也而
子路為季氏宰者也則知其使為為舉於季氏可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矣

近譬堂藏板

今日子路使使
是記者書法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大全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開
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
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
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
非所以全之也○蔡虛齋曰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
指後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蓋方其未達之
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若夫治人
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是探訪窮究在此
按柴也愚而集註以為質美何也蓋愚有愚之偏
處亦有愚之好處惟厚有餘故見他質美惟知不足
故見他未學觀臨衛難而尚不徑不實則治數畔之
邑必非所以全之可知故夫子以為賊害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或問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不之許也而謝楊尹氏皆以爲不然何哉曰楊氏之說高矣夫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數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釗之傷乎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爲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察之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待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堯

近譬堂藏板

有民人有社稷固足以學矣而子羔之才不足以與此遽使之任是賦之也

按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者是平日既習其理隨時又習其事則其理益熟也豈全不明其理而可卽事爲學哉故註以稷神虐民駁之○徐仙崖云必謂不當以讀書爲學無論非何必字義亦直是無理之談不可謂佞矣且仲氏生平豈真廢書不讀耶正須於讀書爲學上轉出何必然後來見得道理外別有一種道理乃與佞字合拍此論妙甚蓋將何必二字截斷必讀書二字連讀則直是廢書不讀矣惟將何字頓斷必讀書三字連讀則知必讀書爲學是迂見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乃通解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

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論語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蓋故孔子惡其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宰

近譬堂藏板

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未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

同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克，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酌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前言，往行而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垂而或有失，其安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任以為學乎？○蔡虛齋曰：子路方其使子

蓋爲費宰之時。初未曾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說。此是因夫子責之而臨時杜撰以抵聖人耳。其言本非是。然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註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任以行其學。與夫人幼而學壯而欲行同。○呂晚村曰。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空 近譬堂 藏板

曾皙曾參父名點

讀曾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按子路冉有自有他實在經綸會點亦自有他實在見地。聖門總無空虛之學。由求赤非假才氣。曾點非假曠達。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正要兩邊勘驗。單承會點非邊說便不是。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同蔡虛齋曰前條以吾一長乎爾毋吾以也此日
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他言簡甚麼至下條則何以
哉坊知是教他言志

○按記者此一章着意在氣象上摹寫此雖未摹聖
人氣象而氣象已於言辭間見之下求赤兩段皆於
言辭間見氣象率爾鼓瑟又是於從旁補綴以傳寫

其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爲用也

○林次崖曰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
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
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
者莫如師况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空

近譬堂
藏板

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知其所
欲爲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
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早是卽教之所
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呂晚
村曰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
我知也此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議其躁妄下二句是
激合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其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
遜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懣俗腸斷不至此
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大全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
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
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
之知有求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按知爾何以不是徒旣動用世之心乃正以爲已
之實學責之如不惠無位惠所以立二句一般許東
陽謂欲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所未至而自勵都說
得實只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却看錯了存
疑駁之是○不吾知也不是四子平日有妄想亦不

是聖人懸揣他平日有妄想也。平日所學原以用世為大。即才處一偏。與實謀得一官一職。亦不妨。若謂明明德新民。有一毫不止於至善。皆不可代。則必聖人而後可仕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語類 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奎

近譬堂藏板

同 大全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蔡虛齋曰。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十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看記者此處下簡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餘兩舍瑟而作言之。

異 林次崖曰。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必善政以厚民生。善教以淑民志。使民奮其果敢之氣。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民生必厚。方有銳氣。若迫於饑寒。則其氣索然矣。何勇之有。有勇而不知方。或用之。好勇鬪狠者有之。故必既富而教。然後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辨 按子路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中下一且字。不是缺。

兩截事做亦不是厚民之生便有勇教以禮義便知
方有勇是說小民氣上說知方是就小民心上說陳
新安謂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者卽朱子註善人教
民七年章所謂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也務農有制附里教樹畜之政講武有時蒐苗大
簡閱之政而孝弟忠信亦必有謹庠序崇禮義諸政
也故有勇不單屬善政孝弟忠信則要教卽田里樹
畜蒐苗簡閱也都都要教故不獨知方屬善教也故子
路喚教是一時兼舉有勇知方之效亦是一時並到
非一年二年有勇三年纔知方也玩註民向義則能
親其上死其長可見夫向義時尚未能親其上死其
長却有勇籌甚麼此次崖之說所以不可從也
禎按有勇如足食足兵且知方如民信之矣不是既
足食足兵後纔講到信然亦必足食足兵然後民信
之也知此則知子路可使中作用矣或疑子路未必
幾此不知子路才氣大非諸子可及程子以爲亞於
堯舜氣象正爲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畜

近譬堂藏板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
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同蔡虛齋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
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
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
固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冉求則只是
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
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不能爲而已獨能爲之意
思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
只亦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夫

子答孟武伯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此若合符節。且其許子路者。亦無小異。方知三子所自任。自是實事。○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

論 擲冉有足民中。亦自有教。又非於是民外全不事教也。但覺禮樂化導。非其所優爲耳。如有序處。便是禮。和順處。便是樂。難道求爲之二年後。國中皆無序。不和不成。但畢竟富厚可期。敬和處。却自處。自是他才品。只得如此。○可使與上共一職。有勇知方者。民而所以使之有勇知方者。則在上。是者在民。而所以使民之足者。則在上。正不必兩條看。
頑按冉求實與只在是民上。禮樂不過帶說非能之而後俟也。薛遜在氣象上見不在俟君子上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奎 近譬堂 藏板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頒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爲遜辭也。○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歲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或通。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也殿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仍
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
守殿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纘曰
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
非朝歲不敢賣爲小禮殷纘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
去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
十一年○慶源輔氏曰禮有立端而冕若玉藻天子
龍袞之祭立端朝日諸侯立端以祭是已有立端而
冠若朝立端又深衣是已有立端而章甫如此章端
章甫是已有立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
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
幅廣袞等也然則立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
甫端布冠也夏曰毋違適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
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蔡虛
齋曰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
相小相然禮有上擯未擯之類不可不知○諸侯相
見不可謂之同此正名所不容蓋言不順也○林次
崖曰宗廟之真指諸侯言若天子宗廟則大夫宗伯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一先進

矣

近譬堂藏板

相王行夫禮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詩曰相維辟公
是言助祭非爲相贊禮也言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
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
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凡朝覲會同則大
宗伯爲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
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華之言爲兩
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遵
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宗廟是
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
侯而何

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
相見亦曰會又曰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
單之當當爲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
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蔡虛齋曰願爲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也分明是
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見天子時雖容不得然諸侯
相會及在外間調度諸事皆相也○宗廟會同依馮
氏說作諸侯事爲順若作天子說則天子之擯相

亦非諸侯也。若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於何處替諸侯禮。

按禮樂最是難。赤之願學爲小相，恐其就禮樂之議度而言，若禮樂之精微，赤亦尙未得所以。朱子云：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冉有、公西赤雖如此，謙退却如何及得子路？又曰：二子謙退，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面微妙處。觀此，則夫子之不哂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有合於禮，非謂二子真能以禮爲國也。宗廟之事謂祭祀，會同謂諸侯時見衆，類明屬平列，乃覲，麟士謂會與同不拘，奏着何時，必先行朝覲。宗週等禮，既行朝覲，宗週等禮必於宗廟。宗廟之事雖不止會同，而曰如會同，語氣明有歸宿，不得書作兩事。恐亦穿鑿，不必從。至馮厚齋謂華之言爲兩君相見而設，愚意聖賢設施無非王者之事，恐不爲扱世之言也。存疑。

較諸說分明確切。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李

近譬堂藏板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

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
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
已爲人之意而其習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
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
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何以知四子之以齒爲序也曰洪氏以爲子路
少孔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點參之父也
則其齒或亞於子路矣曰何以言浴之爲鹽濯祓除
也曰漢志三月上巳初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
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李疑夫禋身川浴之非禮而改
浴爲浴蓋不察乎此耳○曰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矣

近譬堂 藏板

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尙高遠也曰方三子之
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
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
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
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
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尙
之清明高遠爲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
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
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
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旣浴而風又
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
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
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
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
謂此耳或曰謝氏以爲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
風之事述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
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也

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抑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爲比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堯

近譬堂藏板

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程子說曾點恣睢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個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爲人若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正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來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處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便說出來也得○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會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三

近譬堂 藏板

襄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會點見則莫非天理
 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固是事是者便是
 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
 日即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問
 會點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會點不可學
 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
 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
 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
 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
 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會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
 穩穩轉轉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會恁地自在曾子不曾
 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
 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
 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
 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如今人見學者

議論拘攣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
 見得其做事時如何○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
 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
 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景往寒來川流山時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
 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
 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
 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
 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
 兩事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
 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曰惟會點見得
 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會點言志如何是有
 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
 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會點情思又
 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
 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
 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
 有意必之心會點却自願任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

日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是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友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灑落便是下面答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一先進

至

近譬堂藏板

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存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欄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會做得所以未免爲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待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於之四海亦解是也然使點

朱子

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至

近警堂藏板

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問曾點言之。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存之踏實做。將去會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拘。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子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

點却有時見得這警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這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觀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多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闈。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添離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付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又曰。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工夫。更不加細密工夫。○問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是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加以進者。如顏子。則見

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碍處。若是曾皙，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爲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卽達爲國以禮道理。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便能爲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堊

近譬堂藏板

有節奏，難說。聖人只爲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才會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

是說上添說。○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却鑒他子路爲夫子所哂，故選後說。○此一說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堊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問四子言志，口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懷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己，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子。○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齒

近譬堂藏板

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

同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齒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

則四時寒燠之次序，與裴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

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零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

矣。○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時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

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

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

著存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而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

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為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為其行不副，止于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胡氏曰

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再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

問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恣

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

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

為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問

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

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天

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

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

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

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

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

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羞

近譬堂藏板

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
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
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莠者輕任
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
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慶源輔氏曰即
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患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
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
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
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畧凡三次改削
前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新安陳氏曰
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
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
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
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
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
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
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仁
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蔡虛齋曰撰貝也死字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
故曰撰點言異乎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子曰
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合點言
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而一每不同○
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
瑟而起其音鏗爾也天理流行隨處克滿近自一身
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
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
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
也○朱註云有以見夫人欲盡虛天理流行必兼人
欲盡虛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若曾皙知許氣象試
看為人欲所羈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
熱便自從容腕灑不得且亦無緣存下而與物公共
底意思○曾皙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
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
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嘆息
而深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記者蓋亦有以識

此便是知此。○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末字重事爲非不好只是三子說得氣象也岸健無廣大自得之意耳。○曾皙志趣無此底高遠然其說得來却如此子實此其所以愈見其爲高而與聖人之志同也但其重重說來比老安少懷又覺似露痕迹矣。此三子儘爾暇平淡。○曾點所對不就如或知爾上說子至其堯舜事業優爲之意此乃後人在傍看出來子亦有含蓄意故曰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下件○林次崖曰夫子與點通管到鼓瑟希看註云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又不出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可見門人記曾點言志節節有味不呈草草學者不可輕易看過。○吾晚村曰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銜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嘆曰句相照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

朱子異

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美

近譬堂

藏板

從聖人海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者一段說話已涵喉舌間却越起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晚三子只看此一句閑言語有如許氣象下而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按計云

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是說他平日所得故其動靜之際從容

如此是該他舉動氣象而言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正見堯舜七句乃眼前見存至平至實所謂素其位而行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又就他心裏說卽不願乎其非也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見於言外却是旁觀緝味見其如此非曾點未擬其存合於此而後言之也。○點亦只見得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者如此若自家果能人欲淨盡則直是聖人地位矣學曾問既未能人欲淨盡朱子謂其心不累事又謂其無意必固我之累者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七

近譬堂 藏板

也曰他只是曾次悠然洞洞空空不為事累耳若狂
 手做事時却未必曲盡天理之分量安於恰好處
 今若把堯舜事業與他做他便有堯舜底心要普
 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有那老者便安之朋友便信
 之少者便懷之意思然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差等降殺各得分願使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他便
 促未做得此所謂行不掩焉者也○曾點只道是人
 欲盡處天理流行不知這大段之盡不是一箇公心
 便了却我道此心大公無我無所係累有甚不快活
 不知纔一事來處置不常而所謂公者已私矣這便
 是人欲排格這天理便不流行矣若窩下手做工夫
 須從格物致知始曾點天資高合下見得箇大源頭
 中間曲曲折折並不會研究來非但不能行而已○
 朱子謂學者要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始不
 偏此語要活看纔有曾點之襟懷便不拘於三子之
 事業○着實雖必定做得來大了纔只說但做三子
 之事業便已不是曾點之襟懷何也他於天理流行
 處處充滿無少欠缺者必未之見也三子有曾點之

襟懷則事業必將愈推而愈廣曾點留心三子之事
 業則襟懷必將愈深而愈細矣○學曾問細看曾點
 莫春數語亦甚平常朱子却謂聖人見得只當閑事
 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何也曰三子隨其所長為
 天壤間辦得一事也是三子隨地做工夫何常不是
 天理分內事但只不能充滿無欠缺耳他見得道之
 大本就不把此等當事而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自是
 把做一件大事來說也朱子謂顏子底較恬靜無許
 侈事又曰凡人自說樂時已不是樂正謂此也
 禎按夫子詢點原在於醇知豈曾點獨將一番行樂
 語了却而聖人反與之耶須知三子所言者在未而
 點之所見者在道三子所言者得道之支流而點之
 所見者得道之大本存道之大本以為事功則隨跡
 設論無往不可所謂達乎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但點只見得到此未能行得到此夫子不過因其一
 時道着故嘆而與之○呂晚村謂三子從政是從政
 之言曾點不仕是不仕之言非也即如夫子悅聞之
 不仕豈悅其不仕正悅其篤志耳然則子之與點正

與其能深見天理流行之妙用之則行固充滿無所
欠缺即舍之則藏亦充滿無所欠缺正所謂大行不
加窮居不損者也若謂詢者在
酬知而與者在不仕則謬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駭辭固已可
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

呂晚村曰曾皙三問總為與點句即証箇真消息
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

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鵬按夫子既與曾點若無會心者便以為不與三子

矣何消更問今復問三子者之言何如便要考究他
到費落處非疑聖人之不與而斥之也及聖人謂亦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一先進
矣 近譬堂 藏板

各言其志方問哂由須知點非疑由之志不能為而
被哂乃疑由之志素所優為而何故被哂也得哂由
之故便又可揮過一重矣此聖門之狂異於老莊之
狂○夫子與點之意不曾說破是矣謂歷問三子豈
是問自己則非蓋曾點之見大意不是含糊略見得
些乃大本大原處已自通徹只是力量不到所以行
不掩言止成其為狂故莫春一段惟其朗朗于心所
以朗朗于口若夫子與他尚不知與之何故而印証
消息則前面等語皆是忽然驚着豈不可笑
禎按志為其志則亦各言其志纔一強言便非本分
夫子此語便有三子優為之意使夫子因曾點之問
明言三子當化其兵農禮樂之備歸于大公無我萬
物得所之妙則在聖人既為躡等之教而三子亦不
可以辭至可見聖人不迫責人如此

日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附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春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非謂自然。而然者。但存不泯於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與。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存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問暇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土。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

同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蔡

淵禮之本是讓。然讓有在裏面說者。遜讓之心是也。有在外面說者。得讓之氣象是也。以禮之讓爲國。則夫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不各得其與。而存乎中和矣。此便是從裏面遜讓之心達之外面之氣象。而無不讓也。所謂堯舜之事業。亦不外此。若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進

矣

近譬堂藏板

路之其言不讓。是外面氣象。不從容。聖人便曉得他內面亦少遜讓之誠意。而爲國不能以禮矣。故不但曰其言不讓。是故晒之。而必冒爲國以禮一句。大有深意。蓋子路已得禮之大綱。惟欠禮之精意。故纒達得便是堯舜氣象也。若求赤雖外面有讓底氣象。中間功亦所欠者。多求止能厚民之生。赤止習其威儀文詞。故朱子謂其不過得禮之皮膚。於爲國以禮處尙有詐多欠缺。如何及得子路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

曾點以再求亦欲爲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

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辨按夫子其言不讓。是在言之氣象上說。點疑其言之以爲非。自任爲不讓。故以求赤之非邦爲問。以問

爲邦而何有見晒不見晒之別也註明下不見晒三字奈何時解反謂對與點不對晒由也故微問之以晒由不讓之意未明欲借求赤以明之故曰微問聖人於求赤俱無貶辭皆許其爲邦則晒由之不讓不在爲邦而在言語氣象之間矣以其微問之故亦微答之也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再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 先進

全

近譬堂藏板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

語類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

同問孔門人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

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

氏曰資稟高助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

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

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

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乾乾而竟無

所得者亦無惟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

見識遠而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

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

參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

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

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

而未嘗不形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

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麤不遺而表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一先道

全

近譬堂藏板

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

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

淳實中正之意存不足焉則見高而遠卑見大而略

小見識存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時違此所以

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

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剪剪於文義之

間事為之末而胸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蔡虛齋曰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箇亦也為之小

孰能為之大要何用蓋赤本意豈是要為小相不過

擇其卑者而昏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

會同之禮自當也○禮樂道理甚大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故先

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由是而知公

西華所志者即禮文之末耳然使公西華果能達此

大源頭道理則宗廟會同之間皆天理之大原所在

如何小看得但公西華其實未見得便見得已在曾

曾之右矣

○居晚村曰末兩節則意畝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

會所謂在言外者。點目已印證。非推敲三子也。木
兩節問禽之音。對與點看。不對哂由看。夫子所許皆
實許其為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許
求赤之謙。是為國也。

辨按孰能為之。夫亦只是就宗廟會同行禮樂時無
能出其存者。非謂為諸侯之事。皆無能出其存也。○
為國無一時。事無禮樂。今第舉宗廟會同以為言
便見赤未盡得禮樂之精粗。未

頑按夫子未嘗不與求赤。並亦未嘗不與由。但點所
見者大。有合於夫子老安少懷之志。不覺嘆而與之
耳。惟其看作不與三子。所以作借不與以証印自家
之與。其實疑夫子之哂由者。疑其優為而哂之。非疑
其不能而哂之也。又疑求赤之非邦者。疑其亦為邦
之事。而不見哂非疑其不足許而許之也。考辨三子
之志。自又是一截。事正不必糾纏與點矣。註蓋許其
能。蓋亦許之。不過就本文以實會點之用耳。

論語卷之十一終

論語卷十一先進

近譬堂

